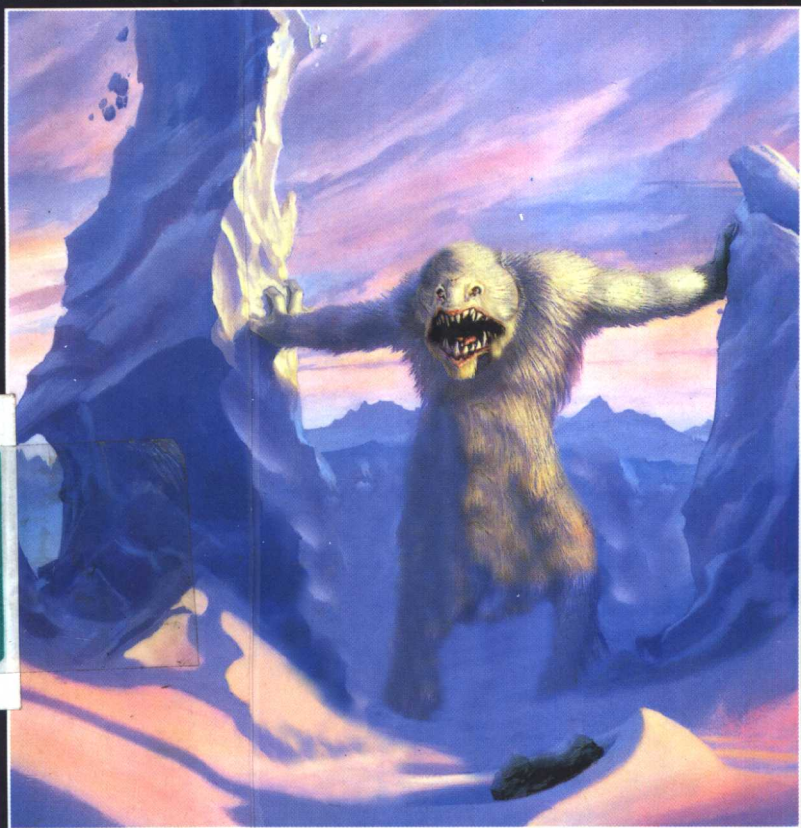


杜渐科幻小说集之八

雪山血魔



科学普及出版社

杜江

雪山血魔

科学普及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雪山血魔/杜渐著. —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97.7
(杜渐科幻小说集之八)

ISBN 7-110-04303-7

I. 雪… II. 杜… III. 中篇小说: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3684 号

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白石桥路 32 号 邮政编码:10008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北京国防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张:4.75 字数:100 千字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定价:6.50 元

内 容 提 要

《死光》写两个中学生在一次暑期科技活动中无意间制成了一种死光武器，围绕此事，方方面面展开了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但这一切只是维持宇宙和平部队的一次选拔考试，究竟雷正和马容谁能入选呢……

《战魂》写一个退伍战士在报考大学的途中，通过“时光隧道”，身临其境地参加了60年前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情节感人，故事生动。

目 录

一、雪山寺院.....	(1)
二、雪夜遇救	(10)
三、滑雪胜地	(20)
四、选美冠军	(31)
五、雪人重现	(41)
六、寻找杰克	(49)
七、野人传说	(67)
八、雪山雪崩	(82)
九、超级弓箭	(92)
十、攀越冰川.....	(107)
十一、无端丧命.....	(115)
十二、宿敌重逢.....	(123)
十三、魔由心生.....	(131)
十四、最后关头.....	(139)

一、雪山寺院

在黑暗中，他醒了过来，睁开双眼，但什么也看不见。黑暗，他不喜欢黑暗。

他伸手摸摸身旁，知道是结硬了的冰雪，从他喉头发出一阵愤怒的咆哮。

在他身体里有一股力量正在积聚，他一定要冲出这冰雪的牢笼，仇恨像一团火一样燃烧，他开始用力挣扎……

他要报仇，杀死那些杀死她的两脚动物，是这些动物夺走了他最爱的母亲。

他咆哮着，用拳头使劲敲打冰壁，冰壁出现了第一道裂缝。

他想，一定得冲出去，他不知道这冰雪已埋藏了他40年。冰壁已结得又硬又厚，不过既然出现了一道裂缝，他一定能打碎它的。

他发出怒吼，锋利的爪子抓向硬冰，冰壁又出现一道新的裂缝，他一定能冲出去的……

喜马拉雅山的夜晚，寒风凛冽。山上的喇嘛寺前，堆满了几尺深的白雪。

寺内，一片静寂，只有呼啸的风声。寺堂里，在一座佛像前，两个喇嘛盘足打坐在一个火塘旁。他们已有两个钟头谁也没有讲过一句话了，只是在默默地诵经。

坐在上首的，是个很老的喇嘛。他实在太老了，从外表看去，谁也说不出生数，只有他那双明亮的眼睛，表明他充满了智慧。在他对面坐着的，是一个年约18岁的喇嘛，

他身体十分结实，手臂的肌肉像一捆捆扭结的麻绳。可以看出他有深厚的武功，身上每一处都散发出青春的活力，这同那老喇嘛形成强烈的对比，老者已显出走近生命终点的痕迹。

小喇嘛给火塘加了几片干牛粪，抬起头来，望了老者一眼。他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但立即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老喇嘛停住了默诵，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首先打破沉默，低声问道：“吉布，你心里想问我什么，就说出来吧。在这静夜，我们可以谈谈。”

吉布知道规矩，如果长老不跟他讲话，他是不准向长老问东问西的，害怕妨碍长老的沉思冥想。现在长老开口说话了，他再也忍不住把自己想说的话抖出来：“嘉措大师，我在想，世界上什么东西最美丽？”

老喇嘛皱了皱眉头，他不以吉布的话为忤，嘴角露出一丝狡黠的笑意，回答道：“世界上最美丽的是人，因为人有生命，生命是可爱的，它是一种力量。”

吉布又问：“那么，世界上最丑恶的东西又是什么？”

老喇嘛把眼睛眯缝起来，脸上的那一丝笑意，刹那间变成了悲哀，他叹息一声，回答道：“世界上最丑恶的，也是人啊！”

吉布听了，张大了嘴，望着长老，困惑地问：“这话怎么说呢？我不明白，怎么人既是最美丽又是最丑恶的。”

嘉措大师点点头：“孩子，你年纪还轻，等你到了我这么大岁数，你就能悟出我这话的道理了。”

吉布向前挪动了一下身体，挨近老喇嘛，问道：“大师，我听其他人说过，你已经 120 岁了，这可是真的？”

老喇嘛点点头：“不错，我已活了124岁，这是很长很长的岁月。我和你一样，是4岁时进这寺院的。”

“哇，120年，每天就是念经，你不觉得沉闷吗？”

“等你能背诵所有经文，你就能参透生命，不会再有闷或不闷的想法了。”

“一天接一天，平淡得像不加盐的炒米糊，难道你不曾想过要过一些兴奋刺激的生活？”

“吉布，我知道，我让你学会了英文，你看过不少外边的书，心里有不少尘世的杂念。不过我早已看出你将来不会永远呆在山上的，你的使命是终有一天要下山去。你的凡心未灭，是你命运使然，劫数终归是逃不了的。”

吉布低下头，嘴里嘟哝了一句：“在山上终年白雪一片，连朵野花都没有，还不至于乏味？”

嘉措大师点点头道：“魔障产自你心中，魔由心生。悟性就在你的脚下，生命的追求，不是为了寻求刺激，而是探索真理。不过，谁说雪山上就无刺激可寻？你没看到历年来那些登山的探险队，不是一队接一队攀登？雪山上表面看去洁白无瑕，一片宁静，可是在这表面下，危机四伏，一不小心，踏错一步，也会使人丧命的。雪山上也有猛兽，像雪豹、灰熊，还有耶蒂，不是都很危险吗？”

“耶蒂？你指的是那些长着长毛的野人吗？我小时候在村里，常听人说，小孩不听话，夜里会让耶蒂抓去吃掉。长老，这不过是传说罢了，难道真的有这种长毛野人？”

老喇嘛抬起头，望着火光照不到的黑森森的寺堂，沉默了好一阵，才回答道：“吉布，这不是传说，真的有耶蒂这种动物。我们叫他作耶蒂，外界叫他作雪人。最近不是有一队探险队登山搜索雪人吗？他们说这是世界上的一個未解之谜

呢。其实，我就曾亲眼见过。”

“你真见过耶蒂？”吉布追问。

老喇嘛沉默了好一会儿，才慢吞吞地说：“我不只看见过，还触摸过呢，说起来，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记得那年我30多岁，寺院送我到英国读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到寺里。那时我也像你一样，觉得寺里生活平淡，我那时比你现在更不懂事，好奇心很重。我老早就听说过很多关于雪山野人的传说，还打听到有一个牧民曾同耶蒂打斗过，于是我请示了住持，到村子里去找那牧民，打听是怎么回事。”

吉布把眼睛瞪得大大地望着嘉措：“大师，你找到他了吗？他真的同耶蒂打过架？”

老喇嘛点点头：“我找到了他，他名字叫朱丹加，是个高大粗壮的牧民。他告诉我说，有一天他在山腰的草地上放牧，天还蒙蒙亮，突然听见牦牛狂叫，于是跳起来，跑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原来有一个浑身长满棕红色长毛的怪物，揪住一头牦牛的头不放，想把它拖走。朱丹加当时心里又惊又怒，也不理这毛人是什么怪物，反正不能让他把牛抓走，就跳上前去，狠狠地打了那毛人一拳。毛人回过头来，咆哮着扑过来，朱丹加本是个摔跤好手，就同那毛人打斗起来。毛人显然不懂得摔跤的功夫，只会使蛮劲，才一转身，就让朱丹加拦腰抱住，朱丹加使尽力气搂住毛人的腰，毛人怪叫着想挣脱开来。他伸出利爪往朱丹加背后乱抓，那爪子可尖啦，几下子就把朱丹加的衣服撕破，在他背上抓出了几道血痕，疼得朱丹加差点儿晕过去。朱丹加使尽力气把毛人往地上一摔，那毛人被摔倒在地上。他怪叫着站起来，有点儿害怕地瞪了朱丹加一眼，就往山上跑，一眨眼功夫就逃得不见踪影了。朱丹加浑身是血，倒在地上昏迷了好一阵，等他清醒过来后，连

忙带了牦牛离开了那草场。”

“后来呢？怎样了？”吉布追问。

“他回到村里，说是同山上的野人搏斗受了伤，村里的人还半信半疑。有些人专门跑到草场去看，发现搏斗的地方留下的痕迹，草被踩得东倒西歪，不少地方还被压平了，地上有大滩血迹。有人在湿泥地上找到了大脚印，这才相信朱丹加说的是实话。朱丹加还脱去衣服让我看过他背上的伤痕，那是5道爪痕，显然是由5个指头上的利爪抓出来的。”

吉布摇了摇头，反驳着说：“大师，这爪痕说明不了什么，可能是大灰熊留下的。你只是听朱丹加这么说，并不等于亲眼见过耶蒂啊！”

老喇嘛笑笑，并不因吉布质疑而生气，他心平气和地说：“喇嘛是不打诳的，我从不说谎。不错，你可以怀疑那是大灰熊的爪痕，不过我肯定那是耶蒂利爪留下的，因为我后来亲眼见到了耶蒂。”

吉布点了一下头说：“我不再怀疑大师的判断了，请继续讲下去吧。”

“我把见到朱丹加的情况，回寺院后报告了当时的住持嘉楞大师，他听了皱起眉头说：‘耶蒂下山，那可是件大事！’他召集寺中所有喇嘛，派我们下山发动村民，一起驱赶耶蒂。从那天起，我跟随大家在山上到处寻找耶蒂的踪迹。大约过了一个多月，有一晚村里响起了枪声，我们赶到村子。村里的人闹成一团，围着地上的一团东西，我走近去用火把一照，原来是一个雌性的耶蒂，被村民用枪打死了。他们说到村里来的是一群耶蒂，想偷走牲口，大家开枪驱赶，结果把这只雌耶蒂打死了。”

“其他的耶蒂呢？”吉布追问。

“当然是逃上雪山去了。我们把这只死了的耶蒂抬回寺里，长老花了很长时间研究。他告诉我们，这只耶蒂是只母的，已经衰老，牙齿已经脱落，行动缓慢，所以才会被村民击毙。这只耶蒂浑身长着棕褐色的毛，只有脸和手心、掌心的毛很短，甚至没有毛，她的毛发有些花白。我仔细地看过她的面孔，有几分像人，不过以人的标准来看，可以说是十分难看。她的身长从头量到脚，有2米多，比我们大约高出一个头，从她的松弛的腹部和乳房，可以断定她是一只上了岁数的母耶蒂。吉布，现在你相信我真的见过雪人了吧？”

老喇嘛慢慢站起来，吩咐吉布道：“你拿着灯照路，我带你到法器室，让你看看耶蒂的脑壳，那么你就知道我说的全是真话了。”

吉布举起昏黄的油灯，跟随老喇嘛一步一步向寺院深处的长廊走去，他过去从来没进过法器室。

法器室是一处神圣的地方，一般人是准许进入的，除了祭典大节，才会从法器室取出法器使用，这地方的钥匙是由寺里德高望重的喇嘛长老保管。吉布心里暗自庆幸，若不是长老今晚心血来潮，要让他看看耶蒂的脑壳，他相信自己今生今世也未必有机会进入法器室去的。

老喇嘛在法器室门前停下，从黄袈裟的衣褶边取出一把粗大的钥匙，插进锁着法器室的门锁。

“咔哒”一响，门锁打了开来。老喇嘛用力一推，厚厚的木门发出“吱呀”的声响，慢慢向里边打开。

吉布有点儿胆怯地往法器室里张望，但暗淡的灯光却照不到室内，他只见里边黑暗一片，什么也看不到。

老喇嘛回过头来，说道：“跟着我，把灯举高点！”他见吉布有点儿疑虑、踌躇不前，就笑道，“怕什么？是我带你进

去，你跟在我身后走。在神圣的法器室里，是不会有有什么可害怕的。”

吉布把油灯举高，战战兢兢地跟在老喇嘛后边。老喇嘛向前走一步，他也跟着走一步，老喇嘛停住脚步，他也连忙停下。

现在吉布已能看清法器室里的东西了，在四面的墙上挂满了唐卡，那是画着各种佛像的大幅布画，有些佛像满目慈祥，有些佛像却狰狞可畏。前边的架上，摆满了金光闪闪的法器，那是每逢大节日祭礼时才用的。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很多吉布不知道是什么用途的东西，不过从那上边镶着红色绿色的宝石，就可以断定那一定是些稀世的珍宝。

老喇嘛向吉布招了招手说：“过来，你看在那架上第三格放着的是什么，那就是耶蒂的脑壳啊！”

吉布向那法器架望去，最初他看不清上面放着什么，只觉得有一团黑色的东西。他心里不由得感到一阵恐怖，打了个寒颤。

老喇嘛笑道：“你真是生人不生胆，有什么可怕的？走近去看看嘛。”

吉布向前跨上一步，老喇嘛问：“看到了没有？”

吉布忍不住笑起来，回过头问：“那是什么？是耶蒂的脑壳吗？大师，你是在哄我吧？我看那只不过是一个牦牛毛造的刷子罢了。”

老喇嘛摇摇头，伸手从法器架上把那东西拿起来，举在油灯下，让吉布仔细观看。

吉布这时看清楚了，那像是半个椰子壳，上边长着的是棕褐色的毛，毛是竖起的，不算太长，只有10厘米左右，也许是由于年代久远，脑壳已经干缩，毛发也有点儿枯焦。

“这……这真的是耶蒂的脑壳？”吉布讷讷地问。

老喇嘛点点头，答道：“对，这就是耶蒂的脑壳。当年，我们把村民打死的母耶蒂抬回寺里，法师就用刀子割下了那尸体的脑壳，他说这怪物的毛发是其灵魂寄存之所，可以制法器。至于那尸体，法师叫村民抬回去埋掉了。”

吉布问：“长老，耶蒂的灵魂真的寄存在这毛发上边吗？”

老喇嘛模棱两可地答道：“你相信的话，它就寄存在上边；你不信的话，它就不寄存在这上边了。万物都有灵魂，但谁也看不见。”

吉布追问：“那这个耶蒂脑壳造的法器，又有什么用呢？”

老喇嘛把那脑壳放回法器架，回过头来对吉布说：“它能驱魔，大法师当年还活着时，就是这么说的。不过，我不知道它有多大的法力，能驱除什么妖魔，但我知道一点，耶蒂是害怕它的。每年跳神时，就戴着它扮演耶蒂。”

“耶蒂？你用它来驱赶过耶蒂？”

“嗯，”老喇嘛漫应着，带领吉布走出法器室，他把门锁好，这才对吉布说，“村民打死了一个耶蒂，其他的耶蒂逃上雪山去了，你以为他们会就此罢休，不再回来报复吗？”

吉布仔细一想，长老这话有道理，耶蒂不会就这样逃上雪山不回来的。何况打死了他们当中一只老母耶蒂，他们会不回来报复吗？

当他们回到火塘旁边，吉布再次给火塘添了些干粪，坐到老喇嘛身边，问道：“大师，刚才你说耶蒂回来报复，他们又到村子里骚扰？”

老喇嘛皱起眉头，答道：“他们何止到村里去，还到我们寺院来捣乱呢！”

“哦？”吉布惊讶得叫了一声，“他们敢到寺院来吗？”

老喇嘛像回想起一件不愿回想的往事一般，眉头紧锁，沉默了好一阵，才把这段往事讲出来：“那是一个寒冷的黑夜，大约是村民打死了那母耶蒂一个多月后，耶蒂突然袭击村子。这次他们显然是来报复的，往日他们到村里只是偷牲口，这次却不偷牲口，只是杀人，他们咬死了那个开枪打死母耶蒂的村民，把他的头咬掉了。村民害怕得不得了，全都躲了起来。那些耶蒂的鼻子十分灵，很快就找到了埋母耶蒂的地方，把尸体挖了出来，背着回山里去了。可谁想到他们竟然到寺里来呢！”

吉布说：“你说他们鼻子特别灵，一定是嗅出母耶蒂的脑壳留在寺里，要来讨回脑壳了。”

“嗯，你猜得对，”老喇嘛道，“我想一定是这样的。他们围在寺门外嗥叫，有些用力捶打寺门，我们从门缝里往外偷看，见他们愤怒地蹦跳，样子可怕极了。我相信用不了多久，他们一定会闯进寺门的。幸亏我们的嘉楞法师十分镇定，而且法力高强。他把寺里所有僧众召齐，大家穿上袈裟法衣，从法器室搬出法器，按祭节那样排列成队，向寺门走去。老法师吩咐我们把寺门打开，我们一开寺门，那群耶蒂立即往后退开了十多步，咆哮不停，准备闯进寺门来。老法师一声令下，我们吹响法螺，铎钹齐鸣，大家齐声颂经。大法师摇动银铃，一手举着那耶蒂脑壳，跨出寺门，那群耶蒂竟被我们这番气势给镇住了。他们望着我们，却不敢向前跨上一步，当他们看见大法师举在手上的脑壳时，都垂下了头，跟着就往后退，消失在黑暗中，其中个子最大的一个跌下冰崖去了。”

吉布目瞪口呆地望着老喇嘛，一时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阵，他才问道：“大师，这么说，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耶蒂出现了？”

老喇嘛耸耸肩头，回答道：“他们显然已迁移到雪山里某个地方去了，没有再见过他们。但这并不说明他们已经不再存在，如果他们已生存了很长时间，是断不会突然死光的。我相信他们是躲进深山野岭去了。这些年来，我虽然没再见过他们，但听说一些登山的人常会发现一些不穿鞋踏在雪地上的大脚印。我相信那准是耶蒂的足迹，登山的探险家说那是雪人，我相信雪人就是耶蒂。历年来，有不少人冒着风雪，到山上的雪岭去寻找雪人的踪迹，但始终都找不到，也不知道耶蒂躲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吉布，耶蒂很敏捷，他们来去无踪，谁也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

吉布长长地吐了一口大气，他被老喇嘛的故事完全吸引住了。他往火塘里再添了些干粪，一想到耶蒂，他忍不住打了个寒噤。

二、雪夜遇救

他撕碎了那些两脚动物的身体，咬断他们的脖子，吸吮他们身上流出的湿热的鲜血。

他突然发现这种血十分美味，喝了它会使自己力量倍增。他变成了一个嗜血的狂魔。

他冲进他们在冰崖边上的营地，捣毁他们的帐篷，他一把抓住一个向他开枪的人，拧断了他的头，又将另一个高大的人抛下冰川去。那家伙曾向他开枪，打中了他的门牙，把一只牙齿打缺了一半。这使他愤怒若狂。

一个金发的大个子挡住了他的去路，他将他抓起来，咬了他脊背一口，扔下雪坡……

他站在冰崖上，看到有3个两脚动物逃走，这使他生气，

可是他们向喇嘛寺逃去，那地方是不应该再走近去的。他决定，不管他们3个逃到什么地方，他也要追去杀死他们，因为一种无法消除的仇恨，使他恨不得喝吮他们的血。他已变成了这雪山上的血魔。

“呼呼”的敲门声，差点儿被风声掩盖得听不见，如果不是吉布耳尖，坐在寺堂里面是不会留意的。

他摇晃了一下脑袋，窘惑地望望老法师：“你听到吗？好像有敲打寺门的声音。”

嘉措法师也倾听了一阵，他紧皱着双眉：“不错，深夜怎么会有人敲寺门？吉布，你出去看看。”

吉布才站起身，外边就跑进一个人来，那是看守寺门的喇嘛，他向嘉措长老合十敬礼，然后说：“外边有人敲寺门，我听出有人在声嘶力竭喊救命。按规矩寺门是不准夜半打开的，得等天亮后才能开门，该怎么办呢？”

嘉措摇摇头：“天亮开门，外边求救的人早冻死了。规矩是人订的，救人要紧，你和吉布去开门吧，一切由我负责好了。”

吉布跟着守门喇嘛向大门跑去，他们拉起门栓，把寺门打开。外边风雪纷飞，一片黑暗，风的呼啸盖住了任何声音，吉布向黑暗里张望了一下，什么也看不见。也许刚听过嘉措法师讲雪人的故事，他的心里突然感到一阵恐怖，会不会是雪人来袭？他壮起胆子大声喊道：“外边是什么人？”

守门喇嘛举起了一盏风灯，把寺门前的一片雪地照亮。

“看！”他惊叫了一声，指着雪地上的一堆黑影。那黑影像不只一个人，吉布用手背挡着风雪，费劲地张望，雪地上倒着3个人。

“救命！”其中一个人抬起头，用凄厉的声音喊叫，吉布耳朵尖，听出是尼泊尔话。

他们走上前去，一把扶起那人。那人却指着身边的两个人说：“快帮帮他们，他们快冻死啦！他们受了伤！”

吉布一把将那尼泊尔人拉进寺门，再跑去帮守门喇嘛将另一个人扶起。这是个很沉的高大汉子，身上布满了冰冻凝结的血迹。看来他一直背着另一个人，力气已使尽，冻得说不出话来。吉布看不清他的脸孔，他脸上结满了冰。

他们两个把最后一个人扶进寺门后，赶紧将寺门关闭。这时寺里跑出来好几个人，一起把这3个冻得快要死的人连扶带抬地送进寺里去。

布吉将最后抬进来的男人放到床上，他发现这人是个上了年纪的白种男人，呼吸微弱，已不省人事。懂得医学的喇嘛立刻进行抢救，吉布于是离开了床边，向寺堂走去。

他发现那被救的尼泊尔人坐在嘉措大师面前，一边捧着热茶呷着，一边讲述遇险的经过。于是他站在一旁，想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嘉措大师抬起头，用严厉的目光望了他一眼说：“你到药室去，我已吩咐给他们灌下雪山红莲汁，你去看看他们的情况吧。”

吉布连忙低头合十，小声应道：“是，大师，我这就去。”

他走了两步，回过头来，目光碰上那尼泊尔人向他投来的目光。

他听见那尼泊尔人对嘉措大师说：“我认出来了，是他把我从雪地里扶进寺门的，我还未谢过他的救命之恩呢。”

吉布赶紧加快脚步，走出寺堂，他不想接受这种感恩戴德。